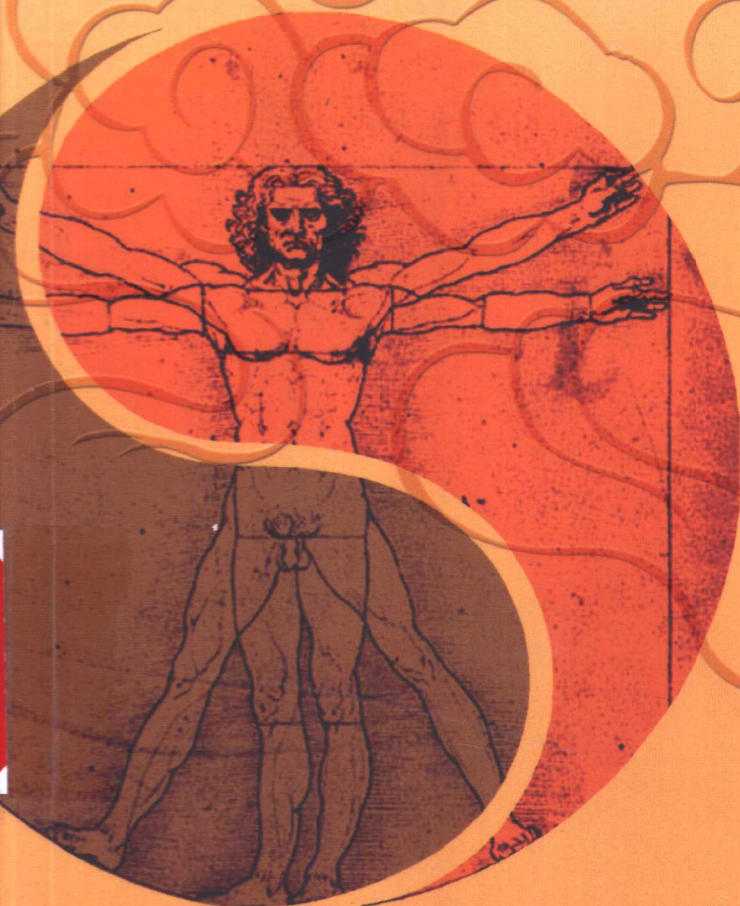


天道与人欲 劫数与启示
当代第一部灾难/环保小说

混血亚当

苏立群
著



作家出版社

苏立群 著

混血亚当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混血亚当/苏立群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3-2785-6

I. 混…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7453 号

混血亚当

作者: 苏立群

责任编辑: 唐晓渡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毕诚彩印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500 千

印张: 19.5

插页: 3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785-6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出版者，也献给那些配得上称其为“文明人类”的人们。这里“文明”的含义是：绝非止于吃食与享受。

自序

吾侪或临海或登高，常为天地之遥、之阔、之博、之大所动；深思一层，方知“动”得之于遥、阔与博大。何也？遥者，心致远矣；阔者，意包容矣；博大者，仁之所致。再深一层，目及之处，遥天、阔水化为一，博天大地合为一是也；然其化、合却不见其间！以科学术语谓之，即地平线、海平线也。线所在处，天水难分，天地难辨，故唐杰王勃有诗为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噫呼，天地、天水，弥合于“一线”，融融和和无间无际。此正象形文字之初始：“一”形而其“线”生焉。

书其“一”，蝼蚁微毫；自然其“一”，则地球周长四万公里。因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也。

为天地之辽阔博大动者万万，而知其“道”者几何？

念及于此，乃费时数载，抛出此书，或砖或璞，惟读者自鉴。

2002年秋于英伦静湖斋

目 录

自 序	1
-----------	---

上 卷 爱 玛

1 庄森·贝克夫妇	3
2 非洲的匮乏与英国宠物展览	10
3 爱玛知道了自己的病	20
4 北京	24
5 庄森夫妇去灵智峡谷	35
6 微子与其“道经”	42
7 金娘	62
8 庄森的“随其自然”	77
9 爱玛绝望了	81
10 女儿节	84
11 爱玛告诉庄森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	95
12 庄森有了一个孩子	98
13 伦敦大学的范德	103

- 14 “亚当”以及名字的由来 107
- 15 新的家，从一条线变成一个三角形 115
- 16 爱玛的惊喜与劫数 120

中卷 亚当

- 1 一条狼与一头牛 131
- 2 爱玛等待孩子们回来 135
- 3 亚当与汤姆回伦敦度假 140
- 4 庄森的墓地 145
- 5 亚当的挫折与爱玛的决心 148
- 6 爱玛告诉了亚当他的出生秘密 154
- 7 亚当离开伦敦 160
- 8 亚当的一路 164
- 9 三条路与“三字经” 172
- 10 亚当在谷顶的遐想 182
- 11 五个妈妈或娘娘 186
- 12 阿龙的死亡启示 190
- 13 统计表 194
- 14 灵芝孢子 205
- 15 彭华 221
- 16 亚当在英国筹资 226
- 17 亚当、汤姆、娜达和坎坎 231
- 18 生命与雷电之路 240
- 19 久违了，大自然 250
- 20 微子谈癌 258

21	微子论坐禅之秘	262
22	汤姆的情诗	272
23	“云雾之后”、亚当的公式和东京之行	278
24	梁先生与阿迪	290
25	暗香何处	299
26	重点工程	302
27	又赢得了一颗美丽的心	309
28	水红跟水蓝	325
29	金娘探矿	329
30	S与C	334
31	媒介的指责	338
32	在五个女人身上的发现	345
33	亚当在木娘那里碰了壁	349
34	林中对抗	355
35	登山遇险	359
36	输血	369
37	“S计划”成功了	374
38	不在旋涡中的微子	388
39	欧洲筹资	398
40	土娘所受的屈辱	406
41	汤姆站到了民众一边	411
42	大火	421
43	花葬	426
44	毁于一旦	431
45	铤而走险	439
46	娜达的发现与跟踪亚当	449

47	火娘·····	463
48	亚当求娘娘们救救他·····	469
49	汤姆命运之等待·····	477
50	劫持·····	481

下卷 汤姆

1	亡命“飞地”·····	487
2	亚当与母亲·····	492
3	汤姆去碧池·····	506
4	《周易》卦书·····	513
5	地狱篇·····	518
6	生与死的对话·····	524
7	汤姆变成了一条蛇·····	531
8	松果从树上落下来·····	535
9	答案与问题·····	540
10	太师，救救我！·····	551
11	地球的运动·····	562
12	灵芝王·····	579
13	山崩地裂·····	590
14	坎坎与“坎”卦·····	593
跋一·····		603
跋二·····		608

上卷 爱玛

1 庄森·贝克夫妇

4月的伦敦。今年五十整的庄森·贝克透过双层的圆玻璃窗看着飞机平稳地落了地。他是故意选了晚上的飞机到达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的。一个半月在非洲的劳顿使得他疲倦中又透着健康：赤道的烈阳给他常微眯的眼轮纹镀上了一层半金半咖啡的颜色，与其宽额上刀刻般的几道横纹优雅地协调起来；加之大大的灰色的眼睛，重眉——浓密且粗壮，尾部还有几根向两颞扬上去，这般的眉宇给本来就大的灰眼睛添了一股英武、镇定的神情。他有高耸并在末端略带勾的鼻子；较深的鼻唇沟被小心蓄着的唇须衬着；丰满的嘴，悦耳的中音。他的身材高挺，没有肚子，一切都使他风度翩翩，一眼望去，像是哪个大电影明星，至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又喜爱运动的男子。

这个即将下飞机的男子不需要也没有一个如大多数英国人为了生存的那种职业，他所做的事出于他的爱好：摄影；以及他的心地：慈善事业。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会将个人所做的工作与人生、世界、宇宙等大题目很好结合起来的人；逻辑，或说是“理性”永远伴随着他，如同影子一样。因此，他的作品总有明确的信息传达给社会，并希冀引起人们的关注。典型的例子是他去年冬天在伦敦匹克迪利街皇家美术学院展出的那十几组“伦敦半个世纪”的照片：庄森的父亲

也是个业余摄影家，辞世之时留下了许多二、三十年代伦敦的风俗照；这便引发了他的热情——他又重游了父亲的旧地，用同一架相机，那架老而笨的德国“蔡司”，在同样的季节，于同样的角度，取同样的街景；今矣，昔哉，旨在把当代与过往做个比较。他给展览起了一个含混的题目，为的是让观者自己去下定义。譬如，其中特别成功并显示了半个世纪以来都市变化的一组是在伦敦北城三区高街拍摄的，其中的黑白照是几十年前高街两边的小铺面，彩色照则是眼下的高街；在黑白照片中街景虽然不那么壮观，可是温情脉脉；在彩色的一组中，那些低矮小店铺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孔呆板的超级市场。有趣的还不独是街面以及两边建筑的变化，而是“人”的变化：在那些黑白照片上，街上的人们迎面而笑，有的脱帽致敬以示友好，有的则与同向的路人搭讪闲谈，体现着一种悠闲、轻松——人与人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在彩色的几张中，人们擦肩而过，表情冷漠，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像是塞满了事情，无暇顾及他人。这样的作品常常会使得观者驻足，甚至会与那些不相识的人交换目光或几句看法。这时就会在人群的后面看到那个踮着脚、将身体弯成弓形的庄森，他一如顽童般在那里专心地“窃听”人们的谈话。这一次他去非洲的几个国家，主要是拍摄平民百姓的贫困。确实，这个主题到处可见：真正的、令人吃惊的物质的匮乏。庄森准备将这些照片与他前年拍摄的几十张英国宠物的生活放在一起展出。庄森每年都要举行两三次此类的展览，而其所得则用于捐赠慈善组织；展后的资料也无偿送给诸如“都市之友”、“心脏病与环境压力”这样的机构。

不过这次非洲之行于庄森还有另一层意义，这便是与这个故事血肉相关的了：他在遥远的非洲整整呆了一个半月，而且计算好了来去的时间，这一切都是为了——按照他与他妻子爱玛·贝克的健康顾问史蒂夫医生所嘱——他回家的那一天正是爱玛受孕机会最高的日子！

四十五天的阔别是自他们结婚后未曾有过的，可生育是人生之大事，庄森必须克制强烈思念妻子的情绪，直到这一天的到来。

今天——这一天终于来了。他风尘仆仆从世界的另一头回到了伦敦。庄森觉得从希斯罗机场乘地铁到伦敦中心的南坎辛顿站显得比平时要长，可是出了站，又似嫌时间早了一点儿，才9点20分。庄森严格地遵循自己的计划而不急着回家去见妻子，所以他放慢步速，甚至宁可看着脚底下人行道的灰方块儿砖在走。他计划在10点整的时候踏进家门。

沿路的小商店都早已关门打烊，只有不远处那家“白狮子”酒吧里传出一阵阵音乐。一支略带沙哑的萨克斯风管在吹着一些他熟悉的曲子，庄森心旌飘荡起来。曲子把他拥向了时间的隧道：爱玛本来在剑桥大学学英国文学，毕业以后在一家小出版社当编辑。自她与庄森结婚以后，就离了职帮助他做慈善工作。从她那不知疲倦、毫无艾怨的个性中，庄森得到了莫大的欣慰与幸福。庄森如此爱恋妻子有种种原由：爱玛比他年轻十几岁，虽不算是青春韶华，可每当他的脑子里出现妻子的模样时，庄森都会陶醉好一会儿。诚然，爱玛不一定是女人中最漂亮的，可是她的美很特别，是容貌与心地之美相得益彰；是一枚经过了夏季的果实，香味与丰润，熟稔与雍容混在了一起，叫人赏心悦目与温馨无比。有的女人的容貌如同一幢现代玻璃钢的大厦那么醒目，至极者令人晕眩；而爱玛的美则独步蹊径，若也拿建筑来做比，她的美属于木石构筑的古典小舍，典雅而含蓄。前者，玻璃钢的大厦，一、二十年后就会像一尊使用过度的高脚杯，乌乌涂涂，轮廓不清；而后者，天生的丽质与天使般的心将使其禁得起岁月风尘的磨研，年华不仅难融其风致，反会增添它的韵味——也许洁白的石面会开始有一些淡淡的痕晕，但与此同时，厚重与端庄也将悄然而至；连将要褪色的窗棂也注定日后会显示出它的韵底；更不消说那些背阴处将会生出小片的青苔，结实的墙角将爬满青藤；即便是那些终将出现些许剥落的雕饰，也非但无损于它整体的美，反使其愈经岁华，越楚楚动人。

不过庄森的这种感动与满足却一直拖着一个长长的阴影：他们始终没能有一个孩子。十几年来他们做了各种努力，都不能奏效；最后

只好听取史蒂夫医生的意见，采用最保守也是最老实的办法：等待女人每月一次的排卵期，集中在那两、三天里进行爱事。根据医生的估计，这个方法会提高受孕机会……

庄森最终在一排有铁栏的房子外停下了步子。那幢与其他十来家连在一起的房子，看上去不高，可是数起来却有五层之多，还不算脚下的地下室。房前是一条只供行人行走与房主们停车的短路，路的那一边是一个有半个网球场大小的街心绿地，再过去是公共大街，大街那边是泰晤士河石砌的沿河行人道跟拦河的石头矮墙。每逢夜幕降临，河上的奥伯特桥就灯火通明，像是一条戴在泰晤士河玉腕上的晶莹的宝石链。

庄森在迷离的灯火下开始按铃，两长两短。他一个人出去回家，是从来不使用钥匙的。

再说爱玛，她这一晚上无论在做什么，眼睛跟耳朵的注意力都在街上，毋庸说，是等待庄森的归来。爱玛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天蓝色的眸子里荡漾着温柔的光。这光与其清澈的眼白形成了某种不和谐，不过由于她开阔的、椭圆的眼轮被均匀的睫毛密密地围拢着，以至形成了一圈梦般的晕环，有如照相机大光圈在慢速地拍摄，这样，一切便都均衡了；更加之她的长长的、白白的上眼皮，犹如一对儿美妙的窗帏，随着眼睑的眨动缓缓而下，给人的全是尊贵与谅解的好意。她的眉毛是眼睛的姐妹，不仅在诠释它，而且简直是在援引另一种语言来充实、丰满它：眼睛要是快乐，它就是这快乐主旋音乐的辅调；如果眼睛忧伤，它就轻轻地叹息；眼睛射出温情的时候，它就化做一支爱的箭飞出弓弦。

她的明媚也来自于肌肤：那些极为纤巧的毛血管附着在皮肤表层的下面，所以把她弄得粉粉白白：该有血色的两颊血管集聚，但不过分；该高贵的前额处血管就消失了，让出阵地给薄薄的凝脂。她的嘴型像是喜悦的符号，且常常有两个很小的酒涡浮现在嘴角，与笑容合为一体；像是一段喜悦的流程，以显示动人的轻松跟曲线的美。她的上下唇要是不涂油膏，就如鲜柚剥开表皮时那种半透明半褐红的颜

色，有放射型的皱褶，如柚的肉粒般地细嫩。要是它们涂了唇膏，就像一下把原有的容颜点亮了似的，使人想不起这个人素面时也是美丽的。人们常会忽略她的鼻子，一开始人们总是更情愿为她其他部分的美所吸引勾连，只有在一部分一部分从难以置信到全然相信并在心里稳稳地存放了他们的审美的享受之后，才肯去判断这隶属于她的最后一块的领地——依然是美！是甘愿被忽略乃至谦逊的美，是姗姗来迟的坚实的操守，是整体的刚毅性格之总括。其实它本身，要能单摆在那儿，也是一个天工巧匠的作品，笔直——是从正面；从侧面——也是笔直，不过到了最底部有一个潇潇飒飒的隆起，与石膏般精致的鼻翼筑成了整个面部的庄重。在鼻骨顶部与眉骨相际之处的那方肌肤，犹如举起了一个十字架，令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这就是她，那个刚刚从非洲返回的庄森的妻子。

是期待中那么长的时间。先是过道的灯放出光明，再是爱玛轻轻地开了门。庄森右手一甩，把随身带的一个帆布行李包撂在了地板上；又捧过爱玛的香脸，一边嘴里嘟囔着“爱你，想你……”一类的词，一边在她的五官上吸吻个不停，继而把她拥进小电梯，直驶四楼的卧室。

他们一边脱掉衣服一边亲吻，然后两个人倒在了床上。庄森力图把这一切做得自然。相比之下，爱玛是百分之百的真挚，她小声地欢叫着，把庄森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胸前。

爱玛先是像一只小猫一样倚偎在庄森的怀里，然后躺平了身子，轻轻地用两手摩挲着庄森的背部。她是那么爱他，爱的深层里又涌着一股心酸，因为在“要一个孩子”的事情上，庄森比她更为心切。她明白，庄森想要一个孩子完完全全是因为爱。他常对她说，想复制一个小爱玛，等将来他老的时候，还能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梦，一个能使他心灵沉醉的永爱之梦。

“那么要是个男孩子呢？”

“就像我，你可以得到一个我。可怜的爱玛，遗憾的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要知道，二十岁那会儿，有成群的女孩子追

着我！真的，我帅极了！”

爱玛觉得乳房被压得有一点疼，但她不想表示出来；她抬起眼睛，柔情地望着在奥伯特桥灯火的辉映下伏在她身上这个男人。他眼睛直视着她、平静而认真地一上一下、像是在进行一件重要的工作似的。她感觉到他在用力，而且……她从来都觉得他正常，耐心，且会控制自己，每次都是一直等到爱玛兴奋起来的那一刻才满足他自己。但她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协调的做爱却不能怀孕？她为此曾悄悄地去见过医生，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生育的能力；检查的结果表明，她很健康。医生说问题可能在丈夫一方，爱玛却没有把医生的看法告诉庄森，她担心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而且会使他大为难堪。这次，他们共同遵照医生的嘱咐，一个半月的分离就是为了今晚这良宵一刻。

庄森越来越亢奋了，爱玛看着他紧绷着的脸，百感交集。忽然胸部的疼痛又浮上来了，她试着咬紧牙关不吭声，只在心里轻轻地呻吟着，至少她自己以为是这样。其实，庄森听见了这极为轻微的呻吟，这反而更刺激了他。看着美丽娇媚的妻子，听到她发自胸腔的喘息，那股温热的激流来到了。他习惯性地把十个指尖用力地掐入了爱玛柔软的臀部，然后身体一震……

两个月以后，爱玛不得不建议庄森跟她一起再去见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庄森的精子中只有极少是有生命的，就是说他们夫妇不能生育的原因的确在男方。

史蒂夫说：“试试别的方法吧，也许可以找精子银行。”

“不！”爱玛在庄森开口之前就否定了。

“或是”，史蒂夫想了一下：“你们如果愿意，就领养一个孩子？”

“不。”这回是庄森！“虽说是个主意，可我担心将来孩子会有心理障碍。”史蒂夫表示不置可否。半天才又说：“要不你们就再试着隔更久一点儿时间？安排另外一次出差吧，一倍的时间，三个月？我再给你带一些药。或者去见见心理医生？”

史蒂夫脸是笑着，但是在庄森看来这笑容纯粹是职业性的。他站了起来，挽上爱玛，对史蒂夫笑容可掬地道了一声：“晚安”，然后就